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公羊折諸卷首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貢生臣朱　鎮

公羊折諸卷首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先正評說

班孟堅曰李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何休善歴數與其師羊弼追述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後漢書儒林傳

張茂先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傳文不能解者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已博物志

王祖游曰左氏辭義贍富自足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

劉原父曰公羊之所以異於二傳者大指有三一曰據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二曰張三世三曰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三者皆非也以謂夫子作春秋祖述堯舜下包文武又為大漢用之訓世故不專據魯史而已然

則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公羊以為公子陽生也文當曰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有所誤有所闕故云爾不知百二十國寶書悉爾書謬乎若悉爾書謬信公羊之説可也若百二十國書有一二不同仲尼何不去彼取此乎然後知所據魯史而已且公羊見晉晚入春秋則曰後治同姓同姓之先治者又不可遽數皆泥於百二十國寶書而不知本據魯史而作魯史所書有詳有略仲尼止考校是非加襃貶而已非必百

二十國書也春秋權衡

又所謂張三世者本無益於經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則是言仲尼作經託記傳聞而已說者乃分裂年歲參差不同欲以蒙須其說務便私學假令推日月之例書之詳而中其義則曰當若此矣適不中義則猥曰此傳聞若所聞所見故略故詳也以是扶之無往而不入要之無益於經便於私學而已又傳曰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桓賤也然則本說三世欲

辯遠近近者諱而遠者不諱也今更不然賢者諱之不肖者不諱之通春秋之内無不如此亦何用分三世乎公羊以為國君以為體故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雖百世猶可復讎而言春秋之義遠豈不横出三世反戾其言乎同上

又所謂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者亦非也聖人作春秋本欲見褒貶是非達王義而已王義茍達雖不新周雖不故宋雖不當新王猶是春秋也聖人曰不怨天不

尤人知我者其天乎今不命以王天下之任而聖人因憝而自立王天下之文不可訓也且周命未改何新之說傳既以百二十國寶書為據又見記成周宣榭火則謂外災不書今忽書者新周也既無足以輔經而厚誣聖人不亦甚乎說者又謂作春秋為漢制迷惑讖書以偽為真其端出於欲干合時君排抵二傳令識者觀之不掩口笑也幾希矣又曰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夫春秋褒貶本也文質末也車服器械封建制度皆春秋以後

言也居周之世食周之粟擅改其爵伯子男擅易其時田獵

用夏時孟豈所謂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者乎此不可通之尤者而儒者世守之意乃欲尊顯仲尼而不知陷於非義也

鄭漁仲或問三子傳經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穀口傳而左氏則筆録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製不同詳略亦異未可優劣也通志略

章俊卿曰春秋書事有時而不月者有月而不日者有

時月日皆備者故公羊穀梁皆立以為例以示褒貶使後儒紛然是非交錯旁引曲援穿鑿多門乃曰某事當日不日略之也某事不日而日謹之也殊不知朝覲會盟侵伐誠不可指日而期指日而畢故多書時天子諸侯之葬禮有七月有五月之差不可指日而會故多書月子生及君臣薨卒一定不易故多書日此自然之理也至如凡災異者於日著之歴日者月之不可遍舉其日也歴月者時之不可遍舉其月也歴時者必加自文為異

若文公十二年書曰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之類是也亦皆隨事遠近大小而志之何定例襃貶之有哉又如威公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此甲戌之下别當有事亦舊史闕文也二傳乃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若此之類迂怪已甚者往往從之要之史氏秉筆臨文不以日月為襃貶此又先儒之通論也山堂考索

又曰公羊之失謂求金求車為非禮而不知責諸侯之

不貢也以大閱大蒐為罕書而不知譏列國之僭天子也以築館為合禮而不知仇敵之不可通也穀梁之失謂正月己卯烝為不時是不知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在建子之月而冬祭不為不時謂秋蒐于紅以為正是不知蒐春田而用於秋非正也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敵可得而容也左氏之失以郎之狩為禮是不知其廢國務而遠田獵也以築王姬之館為正是不知仇敵之不可交也四國伐鄭以為圍鄭狄人入衛以為滅衛

經何以不書圍與滅也

家則堂曰聖人之作經也其大經大法所以垂示千載者門人高弟蓋得之難疑答問之際退而各述所聞逮至暮年復以授其門弟子公穀氏其冣著者也以為派出子夏更戰國暴秦以及漢興其門人裔孫始集所聞為傳前史泝其傳授由漢而上達乎洙泗具有本末其間固有擇焉而不精謂祭仲逐君為行權衛輒拒父為尊祖妾以子貴得僭夫人之類則其流傳之誤也然使

後人得知春秋大一統之義内京師而外諸夏内中國而外四裔尊王抑霸討賊扶善以存天理而遏亂源皆自公穀發之而何休治公羊傳外多生支節失公羊之本旨范甯治穀梁而知穀梁之非視休為長此則何范之優劣也自是而後衆說蝟興每觀諸儒議論於二傳之是者則置而不言或掠之如自其口出於二傳之非者則毀訾無遺力謂傳為可廢吁經與傳固並行者也聖人作經初不期後儒為之作傳然經必有傳所從來

遠矣春秋傳肇自聖門高弟迄於漢興其事則左氏紀之其宏綱奥旨則公穀傳焉不觀左傳無以知當時之事不讀公穀無以知聖人垂法之意彼謂三傳為可束高閣者夸言也非篤論也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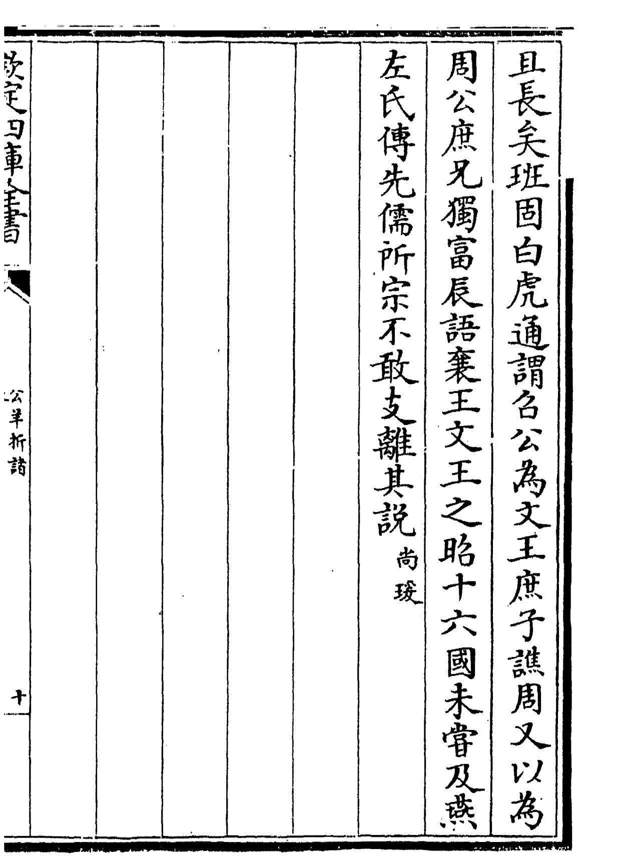
共和周召二公考

厲王奔彘召公周公攝行政事號曰共和史記周本紀如是莊子與竹書紀年作共伯和温公稽古録因之夫所謂共和者周召二公攝位以間王政和衷共事之義耳何從更有共伯和之人如有其人則篡也攜王奸命值申繒犬戎之交訌平王之位定予余不旋踵伏誅共伯和何人宣王中興踐祚而能容其逍遥共山之首如魯連子之妄説者乎鄭漁仲亦曰為共和之説不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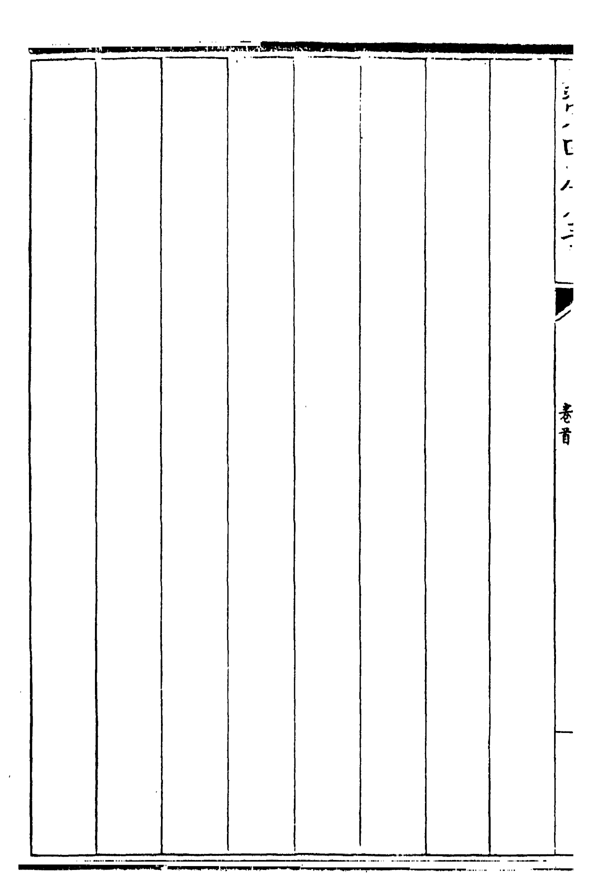
東萊通鑑前編據遷史之書者定論不易所不能無辨者乃在周召二公耳二公之為開國元公康公之裔人皆知其然史記魯世家言周公留相成王後乃居洛卒葬于豐元子伯禽就封于魯事甚彰徹獨燕世家特言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當厲王奔彘時釐侯立而宣王亦已即位則君燕者非即召公矣鄭氏箋江漢之詩謂穆公為康公十六世孫顧當厲王監謗時已有名公韋聄解以為召穆公王在位五十一年而公又以子代

太子之死呂覽厲王流于彘微召公虎絶後無嗣乃細
校司馬貞索隱燕系家康公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
周室代為召公穆公虎其後三說皆合符節乃知佐佑
王室討定南服皆屬穆公實以一身盡忠奮烈於兩朝
成王命君陳尹東郊孔傳以為周公之子愈曠若發矇
康公留輔王室詩則有泂酌卷阿書則有顧命康王之
誥經語昭垂無復疑義公羊氏曰然則周公之魯乎不
之魯也吾亦曰召公之燕乎不之燕也古大臣義不忘

君生則服勞王室死則陪葬陵寢周公所以有葬豐之遺命太公亦五世返葬於周覩丁公伋之預成王顧命亦未始不身在宗周與芮彤畢毛曁東遷以後之鄀鄭莫非以侯伯入為卿士特周召二公世襲其名於分國之外者尤為禮數殊絶後入春秋而有周桓公黒肩宰周公孔周公閲周公忌父周公楚召武公召昭公召戴公名莊公奐名桓公名簡公盈或書於經或見于傳歷隱桓以逮襄昭與王室相終始皆元公康公之流澤深



且長矣班固白虎通謂名公為文王庶子譙周又以為周公庶兄獨富辰語襄王文王之昭十六國未嘗及燕左氏傳先儒所宗不敢支離其說　尚琰



三傳地名同異

春秋地名有見於經者有見於傳者有並見於經傳者其文茂以為昧紀以為杞滑以為郎檉以為柯偃以為纓祟以為柳鐵以為栗以陸渾為賁渾以厥慭為屈銀以皐鼬為浩油以祲祥為侵羊若是者不可悉數也邿也謂之邿婁貫也謂之貫澤訾婁也謂之叢安甫也謂之䆐沙也謂之沙澤一郕也或以為成或以為盛一鄟也或以為犂或以為麗一盂也或以為霍或以為雩一

號也或以為郭或以為鄰一丈也或以為鄗或以為蒿貍脤謂之貍軫或又曰蜃也蚡泉謂之濆泉或又曰賁也郪邱謂之犀邱或又曰菑邱又曰師邱也在當時傳者已滋異同緐省之不一百世之下壤地之離合名號之廢置升降欲通習而考證之不其難哉 朱彝尊論地名考書

公羊折諸卷一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隱公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孔仲達疏若左氏之義不分天子諸侯皆得稱元年若公羊之義元年惟天子得稱諸侯不敢同此魯隱公諸侯也得稱元年矣蘇明允云孔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

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若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凡祖公羊學者皆為此說

又

止齋陳氏謂惟王者然後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世家魯真公十四年齊武公九年宋釐公晉靖侯同十七年陳幽公十三年厲王奔彘乃列國紀年所

由起愚按殷紂二十一祀丁卯為周侯發之元祀迨己卯克殷而為天子已當十有三年竹書紀年湯伐夏在十八年癸亥其商侯之元年乃夏帝癸之十五年湯武在夏殷時皆諸侯嗣服改元當時皆已行之史記諸侯世家有世而無年者共和以前或闕略無可考耳胡康侯傳曰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胡明仲曰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止齋獨謂周之盛時諸侯嗣立不改元未為篤論　董子曰一者萬物之所從始

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

又

五代史漢隱帝論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重也孔子未嘗作春秋以前固以如此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是法蓋古人之語耳後世曲學之士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正僞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　徐無黨注

古謂歳之一月亦不云一而云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言一不獨謂年為元也

春者何歳之始也

朱子曰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

又

吳其琰曰後漢陳寵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此亦可為改月改時之證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大誥君奭皆亟稱寧王孔傳以為文王而蔡氏屬武王下又有寧考之文則武王矣何彼穠矣篇平王之孫鄭箋亦曰文王朱子謂平王即平王齊侯乃襄公諸兒以

春秋有王姬築館之事於說為長夫天子之書宜稱其始受命之祖以臨天下故文王武王皆可稱諸侯之書宜尊天子以臨天下則不必始受命之祖而時王皆宜所稟承春秋作于平王四十九年王正書法宜歸平王尤得大居正之體正次王王次春所謂王道之端也或謂平王非令辟非所宜承曰臣子尊君豈宜較其賢否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夫有所受之也

又

家語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說苑亦同割裂分配殊不可解

又

黄東發曰謂為歲始是也謂王為文王非也文王未嘗稱王也未嘗班正朔於天下也王時王也

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漢武帝幸謳者衛子夫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元帝立子驁為太子以母王婕妤為皇后所謂母以子貴也光武

帝立陰貴人為皇后后之子東海王陽立為皇太子改名莊所謂子以母貴也光武詔書引春秋之義立子以母貴漢時尊公羊家故朝制大禮莫不宗之殷帝乙不聽箕子之諫而立紂晉武帝不用衛瓘諸臣之言而立惠帝當其秉正以貴不以賢不可以後之成敗而議之至於庶賤嗣統追崇所生自薄姬鈎弋夫人以下歷代踵為成規獨漢章帝不敢以賈貴人登極位盛德冠千古焉故子以母貴百王不易之經母以子貴是在抑情

體道之賢君自為政也

又

明神宗時建儲之議王錫爵言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馬皇后養之唐玄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為子蓋以無嫡立長周旋之策也顧憲成則言王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即皇后之元子豈必次拜皇后為母而後稱子哉

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

劉敞權衡曰公會齊侯盟于柯當是時曹子手劒刼齊侯以復汶陽之田可謂我欲之矣而反書會則及者非我欲之也春秋有相與及者㕯是也有相次及者及其大夫孔父是也有逮及者公追齊師弗及是也文為事出不專汲汲而已

當國也

當國者君其國子其民直自為國矣晉封桓叔於曲沃

亦同此情勢段之耦國使莊公不亟翦之於前必至尾大不掉古者稱弟曰叔兩晉以下立太弟為兄終弟及而設武姜無厭而被以此名安知不如杜昭憲金匱之邪心乎鄭莊在春秋固為強橫首推獨其克段之舉斷未可以歸咎

曷為以官氏宰士也

應劭風俗通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為士言于四海無不統也

喪事有賵

荀子大略篇賻賵所以送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白虎通贈之為言稱也襚之為言遺也所以助生送死知恩重終副至意也贈者助也所以相佐給不足也

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儀禮士既夕公賵玄纁束馬两士喪禮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孔子脫驂以

贈舊館人之喪伯高之喪冉子以束帛乘馬將之此賵賻之事也衛獻公以祭服襚太史柳莊此襚之事也

何以不日遠也

伊川經說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

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何注昕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昕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曾祖時事也按元凱言諸侯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惟上古之世其文荒略故刪書斷自唐虞若因舊史以作春秋十二公皆屬近代不宜異同劭公持論以春秋作于孔子至以隱公為受命之王異辭云者恩有厚

薄義有淺深寒暑筆端意為詳略殊非王道降為霸術救正列國兵爭之指然其曰所見所聞所傳聞疾聞舒察貌察形理自不可移易

又

荀子非相篇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絶五帝之無傳人禹湯之僅有傳政而不得其察蓋作者歎之久矣

又

董子繁露春秋分十二世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痛其禍也子般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

皆應之

又

張茂先博物無不聞知嘗自言三十年内事多有未悉世固有傳聞具備而所見適有未周高君知古齊君知今人各有能有不能故曰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所見所聞所傳聞稽古者不易之解也

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

此紀履緰來逆女之經履緰本紀大夫為其君逆而傳

則比例引成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同事異勢以相推勘時宋共公立已七年當父文公未嘗為之聘而此始自為主人昏禮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春秋時亦有與之相類者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合于禮者也宣元年公子遂聘於齊譏弑君也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不使卿而君親往失禮甚矣公羊子深講於親皆沒已躬命之之禮宋共公之使公孫壽適符其會特紀履緰之逆處勢殊異而故援之貫讀

者之推究二傳皆好詳於帙首用筆使然

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

女子已嫁曰婦婦之言服也服事於夫也曾子問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從嫁者言之謂之女從娶者言之謂之婦左傳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婦字義從來分曉此云在塗稱婦反覺支離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書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書齊崔

氏出奔衛甯殖弒其君之始也比事觀之履霜堅冰之
戒明矣

世卿非禮也

王制鄉舉里選論定後官任官後祿世卿誠非善政春
秋列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齊之國高宋之桓戴非世
卿不為政故公羊貶之尹氏始於東遷之前詩節南山
為刺尹氏而作此之尹氏左傳以為君母公穀以為世
卿立論如此所關於世道亦復不細漢儒多祖其說劉

向上成帝書尹氏世卿而專政正謂此也

又

黄若晦曰節南山之詩尹氏太師維周之氐常武之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至此當一再世而又告喪於魯故此年書尹氏卒其後昭公二十三年又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書尹氏以王子朝奔楚是尹氏世執東周之政也夫執政大臣國命所寄不能公選天下之賢而使尹氏得世世居之蓋其間必有弗克象賢者

以壞法亂政此東周所以衰也

又

吴偉業曰隐公脫狐壤之囚遂以尹氏歸而立其主注尹氏鄭大夫也身為鄭臣保鄭國之公子越在魯境恥邀天功而受魯爵其卒也公臨其喪史臣書日以重之其例為内大夫則非内大夫也為外大夫則不書卒且不卒於鄭書鄭非眆以訓也故去爵書氏示不臣明報功耳

又

毛奇齡曰狐壤之戰公為鄭人囚於尹氏賂之而歸立主鍾巫其後公以祭鍾巫遇弑是此一尹氏而公之患難存亡係焉公德尹氏必仍以大夫處之以大夫之禮臨其喪不可以不書葢公以尹氏止以尹氏歸及其見弑又與尹氏之死有相關者故特書尹氏卒春秋之微意也按鍾巫之尹氏金仁山曽言之梅村西河並祖其說

君子大居正

朱鶴齡讀左日鈔曰宣公舍其子而立穆公穆公又不私其子而立殤公雖非傳襲之常皆盛德事凶終者後人為之耳公羊歸獄於宣公恐非忠恕之旨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

嚴啓隆傳注曰杞紀之誤也牟婁在今青州府安邱縣南昭四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則與魯接壤可知杞至僖四年始遷緣陵今尚在陳留雍邱為河南之杞縣莒

乃山東之莒州杞莒尚遠何縁取其界邑况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郱即青州府之臨朐縣鄑即萊州府之昌邑縣在牟婁之北郚即臨朐縣界在牟婁之東南郱鄑郚是紀邑何獨牟婁為杞邑乎

又

路史古有巢氏治在樓山即牟妻也本牟夸國寄之諸城有妻鄉隋置牟山縣後訛作朦朧齊乗于欽曰字書牟婁微視也義或縁此

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成蜀李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為太子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驤王達曰先王樹冢嫡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猶子之言豈君子也雄不從後雄死班嗣位雄子越奔喪與其弟期因夜哭弑班于殯宮此寔與宋公子馮事相類其餘舍子立弟則引據於壽夢各條

吾為子口隱矣

史記刺客傳豫讓之友曰以子之才能委質而臣事襄

子襄子必近韋子生存稱謚與此一例左昭二十年衛靈公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析朱鉏謚曰成子蓋有未沒而先賜謚者魏明帝叡景初元年有司請以帝為烈祖與太祖世祖並為三祖方在位而先擬廟號尤為千古僅事

又

穆天子傳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西向沉璧于河號曰穆滿汝當永致用時事郭注言謚蓋後記事者之辭

唐劉貺以竹書紀年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

又

吴其琰曰史記湯伐桀自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而詩亦曰武王載斾是遂以武謚之也楚熊通請䟽于周周不聽而亦自立為武王凡此皆生前擬謚者

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家鉉翁詳說曰春秋之世大夫立君如仲遂之立接宋

督之立馮晉趙盾之立黑臀齊陳乞之立陽生皆不稟

命於王不承國於父者春秋何以不書其立而獨此之

書乎經書四國伐鄭之後繼書衛人殺州吁于濮又繼

書衛人立晉屢書衛人㡳衛人能不以簒賊為君相與

仗大義而誅之所以不書入不書歸而變文書立以表

異之當是時四國連兵為簒賊植黨州吁之勢成矣石

碏以告老大夫非有權位可倚毅然以討賊自任不動

聲色元惡即誅四國之師逡巡引退乃逆晉於邢而立

之可謂居人臣之至難是故變書特書以示別異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子朝王位已定而尹氏以一人之私立朝所以誅也觀尹氏立朝之為誅則衛人立晉之為褒可識矣

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

注百金猶百萬也王伯厚謂古者以金重一斤若金萬錢矣按此極言魚之大魚之多杜詩打魚行數十言長篇淋漓摹寫傳只以四字了之古簡極矣未免失之於

拙左氏必不然　注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為得來登來云者其言大而急按今俗語亦有登時登即之詞古語故可意會

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

傅遜引伏虔謂六為六八四十八四為四八三十二二為二八十六何氏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則每行人數亦宜減而杜氏從之然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舞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以下降殺以两減其

二行若如何杜之說則諸侯以下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昭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宮萬者二人若如傳說人數常多就使衆皆萬于季氏何至先君之廟止餘二人乎節八風者天子亦無外若宮懸四面軒懸去其一面判懸又去其一面辟雝水環周泮宮減半備物與不備物之分也何杜葢有所本士凱直臆說耳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

孔叢子羊客問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

國至太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
子思曰吾聞諸子夏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
謂之二伯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
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
召之君為伯也

又

書正義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
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掌之畍　史記正義括地

志陝原在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不因其城從原為昕　後漢志弘農郡有陝陌注博物志二伯所分　集古録陝州有石柱相傳以為周召分陝所立以别地理唐人作銘

又

朱子與何叔京書言公羊分陝之説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關中雍州之地不應如此不均詩疏周南名南譜名是周内之别名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

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當治之國樂記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受采據此周召二公之分東西皆文王時事且周南召南皆歌文王之德自公羊以為陝東西而史記燕召公世家因之朱子又謂少南創岐東西之說穿鑿無據召公所分之地愈促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愚按周稱陝東猶秦稱山東蓋古時地勢踈闊燕晉齊楚之地皆未甚經理召公主陝西而分封於燕

却在陜東則二公左右宜在文王時之説為長成王命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春秋之初齊魯皆為東諸侯長惟厲王流彘有周召二相輔太子共和行政之事非燕魯二國也宰周公名伯皆見於春秋係其後裔尚書康王之誥曰畢公率西方諸侯文侯之命平王又使晉得專征伐視德功而進律未嘗專主一家同於齊桓晉文賜胙饗醴之典則公羊分陜果屬臆擬而詩疏周南召南之譜近理而可徵矣　一相處乎內亦牽傅三

公之說惟周公留輔成王則一耳周名共和即二也終春秋之世有周公名公繼世為王卿士

又

按周公薨名康公留相王室最久愚詳論之於分陜考中矣唐人有成對云遠比名公三十六年宰輔則名公輔政初年逺於薨沒生卒之年皆有可考而史記闕之耳世家又以甘棠聽訟為代周公獨相之後尤與詩序悖謬

諱獲也

左傳以狐壤之戰為隱公公子時事公羊以為即六年之事以輸平諱之若是則如晉惠見獲於秦宋襄見執於楚縱復還轅一國諱然矣何得鐘虡無恙疆場不驚未幾夏五月旋與齊君為盟艾之役乎

輸平猶墮成也

朱子曰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也

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恐不然但言輸則

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如此其文意只是渝字也

春秋編年

編年之名昉於此三傳皆編年之史也竹書紀年亦然司馬遷紀傳別創史家之體矣

四時具然後為年

亦有不具者桓四年七年皆闕秋冬文十五年闕夏昭十年闕冬定十四年闕冬哀六年闕夏十四年止於春

何以不名微國也

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趙氏伯循曰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録亦云寡君不禄而已按周人以諱事神卒哭乃諱薨以名赴之説悖禮特甚子蒲死哭者呼滅夫子野之若曰未同盟不書名則衛人立晉突歸於鄭忽出奔衛小白入於齊豈嘗同盟者乎孫莘老曰

伍舉為楚公子圍更赴鄭之辭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是當君卒而赴諸侯已言嗣君之名矣穀梁以微之而不名亦未當總是舊史闕文爾

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注若齊稱侯滕亦稱侯繼體君稱即位繼弑君亦稱即位經文渾融簡質有藉傳之疏釋每用曷為何以字樣是二傳之所長也然簡冊可稽典故宜覈左氏之先經後經依經錯經於是為重好古之學者不能捨彼而取

此耳

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呂圭叔曰春秋於土功之事必謹而書之書之義有二有志其不時者有志其非制者周制五等諸侯宮室皆有命數城郭高下大小皆有限制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春秋書城二十有九而主乎内者二十有二焉内之土地無大小必書外非有故則不書

母弟稱弟

傳文甚正左傳於叔肸卒亦曰凡稱弟皆母弟也而何休傅會其說以為母弟異於羣公子鄭氏曰若是則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

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詩序瞻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鄭箋凡伯天子大夫也

蓋康成本傳文以解詩即引隱七年凡伯來聘正義侯伯入王朝為卿士大夫卿之緫名也後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詩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正義云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五年若其初則百二十矣春秋晉之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叔也後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節南山詩序家父刺幽王也仲達又云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終七十六年不知作詩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

以為平王時作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孔父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父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隱桓世次正與平王桓王相接故王朝卿大夫猶多風雅之詩人其詳於左傳者詩序往往同之

何以不氏

左傳杜注無駭不書氏未賜族程子曰古者卿皆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

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為卿也許氏凡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春秋之初尚謹此也無駭翬挾柔溺及究之見隱桓莊篇是也自齊桓以後列國皆命大夫非夸狄無不稱族者矣蓋不復請命于周也

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胡氏傳曰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因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

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鬬起乘其獘一舉
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

子沈子曰

注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
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公羊高受經於子夏則
子夏之門人此乃稱子沈子古者好學無常師或者如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之類注又引宣五年稱子公
羊子則其傳又為公羊子之徒所作公羊髙傳其子平

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五世相傳就平與地又可稱其祖與父為子公羊子矣子沈子者朱子之稱子程子也子公羊子者子思之稱夫子也

又

避暑録話列子書稱子列子此弟子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云也劉禹錫自傳稱子劉子意是誤讀列子愚謂石林引列子而不引傳亦或未習傳

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

朱子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以復讎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萬世臣子遭非常之變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為有以葬君親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與委之於狐狸所食蠅蚋所嘬無異其旨深切著明矣　南宋儒者皆援此義以責紹興之君臣朱子集屢引之

桓公

趨而救之皆死焉

孔父為大司馬督為太宰皆大臣也大臣攻君必致討
趨而救之一似銳身赴難者何輕脫乃爾惟春秋末造
衛之輒魯之蒋庶幾近是隱桓之時宋之紀綱猶未至
倒持也其後閔公遇弒戴武諸族即率國人討滅之
獨殤公死公子馮晏然而定其位則與夺平日之失民
而孔父之不能以道致君先事防奸亦可知矣
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
器從名地從主人其釋郜鼎也詳矣繼之曰以不義取

之然則密須之鼓何以不名曰文王之鼓豈文王伐密亦非義乎傳文自為矛盾

俄而可以為其有矣

土地受之先君世守勿替即文王伐崇成王滅虞亦臣子頌其功德而不為訾議焉如傳之云鄭取制晉滅夏陽皆理所宜然而强凌弱大吞小天討不加與春秋之義何其悖乎

若楚王之妻媦

齊桓有不嫁之姊妹况楚乃荆蠻蓋春秋列國之淫亂廢禮者衆矣

胥命者何相命也

胥命之書穀以為近古公以為近正荀子云春秋善胥命胡氏傳亦無異議獨朱子謂二侯不由王命相推戴命為方伯故春秋變文以譏之彼春秋諸侯交政中國雖曰不盟亦未見其有可取也何必變文深許之乎按戰國時齊宣與魏襄會徐州而相王齊湣秦昭立為兩

帝犀首又立燕趙中山與齊秦共為五王唐之藩鎮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納自稱蕫魏趙齊四王凡王室凌夸藩國僭據多有私相推戴之事始固嘗讀諸儒之善胥命而疑之得朱子之論乃確然不易周書惟天子有命畢命是也諸侯而胥命其僭上可知矣

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

王樵曰諸公之不書有年不勝其書也獨桓有年宣大有年書於經者春秋不書祥瑞以豐年為祥則適見其

年不常豐矣若常豐則常事不書又何書祥之有

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周禮大司馬仲春蒐田仲夏苗田仲秋獮田仲冬狩田穀梁公狩于郎傳稱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亦稱四時之田獨公羊止列三田何休注不以夏田者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與傳文合康成駁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

之有田明矣公羊三時田取于運斗樞之文也

又

說苑曰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

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宋公孫壽辭司城使其子蕩意諸為之鄭公孫舍之卒罕虎當國皆列國子代父從政之事嗣是魯季氏之意

如與斯齊陳氏之乞與桓並以權奸世執國柄而春秋終焉漢曹丕魏司馬師昭元魏高洋宇文覺簒奪之臣未有不以子自代者仍叔之子之書爲後世慮至深遠矣

從王正也

陳氏曰春秋上下二百四十年間未嘗一書征者以諸侯之侵伐皆非奉王命以敵吁愾罔有敵於我師者也然蔡人衛人陳人之從王伐鄭眞上之伐下不謂之征

何也曰征之為言正也伐鄭之事出於交惡而已豈所謂正乎

大雩者何旱祭也

經書大雩者二十又雩者一而皆在於秋之三月則因旱而雩非不時譏慢之謂也在禮天子用盛樂大雩帝諸侯則歌舞而已魯有舞雩之臺則猶歌舞也而亦謂之大雩者時方旱魃舉國皆呼經言大雩所以志舉國之呼亦非僭天子禮樂之謂也其有或曰大旱或曰不

雨者不雨非歲事則不言旱旱而不雩則不言雩旱而大雩則書以志災無他義也

又

楊升菴曰雩之僭始於桓禘之僭始於閔郊之僭始於僖

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

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荀子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君子以為文也百

姓以為神凡災異修省之術不過如此

化我也

注化我是行過無禮之言哀六年陳乞曰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之陳乞之家亦是行過無禮之事葉少蘊云孟子曰惡是何言也惡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詞漢書故人見陳涉言夥涉之為王眈眈者夥吳楚發語驚大之詞公羊州公如曹以齊人語過我為化我今齊人皆以過為夬音

淫乎蔡蔡人殺之

劉原父曰蔡人者討賊之辭也佗本篡故以討賊之辭言之猶衛人殺州吁楚人殺陳夏徵舒等耳佗雖自君內不為國人所附外不為天子所命是以異于商人而不得以逾年例言也

樵之者何以火攻也

平陰之役晉師焚申池焚東郭北郭故公羊以焚咸丘為火攻之始但既用兵於邾而不書伐邾書法似乎創

見元凱注左實指咸亭之在鉅野則鑿然矣魯之藪曰大野哀十四年狩于大野而獲麟火田咸邱定爲確解

此其稱王后何　猶曰吾季姜

女在其國稱女自王國言后互義爲文正可叅看纉女維莘長子維行夫家而仍父母之稱也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母家而從所適之號也齊侯之子衛侯之妻則並言之矣

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

蔡邕獨斷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于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按易師卦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蓄衆中郎亦本易以立說

又

李竹湖曰前未有言法天王而法天之號自春秋始前未有言京師而衆大之名自春秋設是聖人定尊卑位君臣復建人紀之本也

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

馮衍說廉丹背莽降漢曰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漢世為公羊學者皆以祭仲為賢愚謂祭仲畏而逐忽立突與梁王僧辯畏高齊而廢晉安王方智迎立貞陽侯淵明事絕相類大臣執國柄不能守死以奉所事徒亂人國而已矣

又

黃若晦曰三傳皆雜褒貶以亂經而公羊為甚公羊之寅謬者以孔父為死義以祭仲為行權以齊襄滅紀為盡祖禰之心以宋襄喪師為比文王之戰祭仲貪生苟免視易其君如弁髦許之為權賣國賣君者皆以權自解呂后欲王諸呂王陵固爭而陳平不爭陵以急得罪平以緩收功先儒猶予陵而少平以榮存醜亡君逋而雖是與不可為訓也夫有平之功且不免罪況不能為平者乎

又

宋高宗苗劉之變謂朱勝非調護聖躬胡安國曰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康侯春秋傳不載載宋史本傳

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

王源曰是字指上故出故反說病謂仲也言突若不得故出忽若不得故反則仲病矣然必如是而後有鄭國後自貶損以行權正與此應蓋曲傳其行權存鄭之苦

心也王濟上曰病字指宋說言突若不得故出忽若不得故反則必待宋之病而後圖之而後能有鄭國蓋行權立突不過僅免於亡耳必得忽故反而國始安遂緩之而忽不得反則必待宋病而始得反也李楝曰是不可得言忽故反突故出宋不得操其權也不得操其權則病矣然後能有鄭國愚按練要一編至公穀愈猥鄙無一語足採惟傳文㧞僻字義賴其疏剔則有可觀

嫌與鄭人戰

人將鬭而先自斷其右手王修所以誡袁氏兄弟也與國亦然晉文公避秦師於汜南無害霸業韓魏裂智伯於晉陽趙氏以強吕布走下邳依劉備忽襲而奪之李寶臣與朱滔共討田承嗣信僞讖而相攻朱温圖李克用於上源驛敗朱瑾朱瑄於劉橋皆反戈内噬君子惡之

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御廩夫人八妾所舂一米之藏

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逹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

其稱世子何復正也

左無傳經文杜注曰稱世子者忽為太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于諸侯此太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彊不從祭仲之言修小善絜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

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太子之禮始於見逐終於見殺
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
又
常山劉氏曰忽鄭之世嫡不能自固其位以至於亡考
之於詩有女同車則刺無大國之助山有扶蘇則所美
非美然蘀兮則刺君弱臣強不唱而和狡童則刺不能
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　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突入于櫟惡也小白入于齊亦惡也下此而更有孫林父入於戚趙鞅入於晉陽惡之甚者也然而許叔入許其得謂之惡乎否乎忽復歸於鄭衎復歸於衛皆無惡也元咺復歸於衛其得謂之無惡乎否乎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出入無惡也楚公子比歸於楚其得謂之無惡乎否乎

櫟者何鄭之邑

蘓氏曰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

也突衎始終為君儀之君鄭十有四年剽之君衛十有一年皆既成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夫天無二日聖人垂訓亦以救世蓋目擊乎世變之亟蔮輒以父子爭國正名之論又别一例元咺不又嘗立公子瑕以與成公抗乎自僖二十八年冬至三十年秋瑕之君衛殆將二年周室則有東王西王紛擾相尋筆削之作豈得已哉

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

趙企明曰諸侯再入不至于國者惟鄭突入於櫟與衰
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夸儀而已鄭伯突名而衛侯衎不
名衎書復歸於衛而突不書復歸於鄭此正與不正之
辨也衛衎之出國固其國也林父逐之而立剽不正也
衎入於夷儀待剽之死非簒也故聖人不名以别之突
之出也位固非其位乃簒也突入於櫟將廹兄而出之
謀再簒也故聖人名之以著其惡其後衛衎自夸儀復
得衛春秋書之以名衎之當有衛也鄭突居於櫟終亦

入鄭春秋不書明哭不當有鄭也

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劉原父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子不討賊非子復讎者以死敗為榮齊襄復九世之讎公羊賢之奈何謂讎在外則勿復乎必曰量力而動豈不共戴天之義乎伍子胥借吴之力以覆楚公羊所取即以量力不責者如子胥乃可焉有據千乘之勢而隱讎不報乎

公羊折諸卷一

公羊折諸卷二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莊公

孰隱隱子也

王方麓曰先儒謂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朱子則以此非聖人絀之是魯君原不行即位之禮如此則莊公不書即位公穀以為繼故而有所不忍行焉得之矣然以此示訓可也其實莊公主王姬閔公盟落姑僖公會檉

三公不書即位以蕞然在疚之人而與嘉事未見有創鉅痛深之意其不行即位之禮者或自緣國亂倥偬而廢耳

不與念母也

河廣之詩宋襄猶遵父命而不敢迎母敝笱載驅之詩魯莊竟安忍父讎而不能制母夫有夫婦而無父母者昆蟲也有母而無父者禽獸也不與莊公之念母欲使莊公知自別於禽獸乎元魏文明后馮氏害獻文帝后於帝嫡母也遂臨朝撫擁其孫孝文帝孝文尊養太皇

太后論世者猶譏之蓋陰疑於陽尊無二上明春秋之
義者當於傳焉求之

單伯者何

單伯天子之卿采地諸侯也胡氏音注甚明而傳中又
曰吾之命大夫也因公穀之誤而仍之不覺自相違謬
夫單伯之見於經者不一書魯之大夫又從無以單為
氏者自有此誤而何休信以為季孟臧孫之儔沿其謬
於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之篇亦糠粃之甚矣娶女

稱逆嫁女稱送單伯送王姬左氏經文瞭然而公穀二傳譌以為逆康侯本亦因之宋世春秋家之附會其說者穿鑿支離徒添辭費左氏此事無傳文存其說於杜注爾黃炎更以訾左氏之謬何其夢夢耶

天子嫁女乎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漢書王吉傳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高帝紀師古注曰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侯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父主其婚也漢時郡縣天下

諸侯王實下夸於齊民故雖國人承主而其父自主之周之諸侯專制其國與天子不殊故喪則絶朞而婚則大夫為主

外夫人不卒

檀弓鄭注齊襄夫人於魯莊公為舅之妻故宜有服按杞孝公卒晉平公不徹樂君子非之先儒論者止以悼夫人服兄弟之服平公之失在於母喪不樂並不言宜為舅制服蓋諸侯絶朞所重者在於嫁王者之後賔禮

匹敵又由我嫁得依内女之比況齊為國仇不有於舅何有於舅之妻然而築王姬之館為尊王而設王姬者逆於魯亦制服於魯所謂以是始亦以是終也

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胡康侯曰春秋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捄而書次以次為譏魯於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為春秋所惡故書次於滑以譏之

大去者何滅也

外戚崇貴漢晉以下雖非盛事然亦依日月之光太公丁公何嘗不以此顯庸於周室小雅之咏申伯元舅何其隆也東遷之後戎甫戎申旋為楚滅桓王方逆后於紀十餘年而有大去其國之事觀後晉平以悼夫人之故驅列國以奔走杞夸連姻大國者猶以為繫援而天家戚畹無救凌夸時世之遷流可慨也夫

哀公烹乎周

醢鬼侯脯鄂侯殷紂則然周之君未必為此且自懿王以後王室遂衰至厲王暴虐楚熊渠畏之去其王號若夸王者方下堂而見諸侯而史記齊世家言周烹哀公徐廣注以為夸王之事必不然矣齊自太公賜履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為東方大國亦未必受葅醢之戮而八世因循默默於王朝者也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

黄東發曰人殺其父子不與共戴天此復讎之說也設

如公羊言襄公九世祖見烹乎周是天王殺之也非紀之鼻祖殺之也謂譖言無形也非殺者比也九世矣無滅國以報言語之怨者也古者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後之人何罪公羊又曰雖百世可也此謬論也齊無此心不過吞滅小國耳

又

王伯厚曰漢武引此義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義為非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

亦有萬世必報之讎公羊子有大功於聖經宋儒之論皆爲靖康之禍紹興和親而發

又

宋之盛曰讎之當報與否不專在年遠代易而以所讎之淺深爲斷若人滅我國土絶我宗祀奕葉神人共痛之讎百世在所必報如宋之于金是也若止及一人之身國祀無恙則不共戴天之憤亦及其身而止如律殺人者身故不責子償是也

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孫權送關羽首于曹公以諸侯禮葬其骸雒陽有漢壽亭侯墓王琳被殺於壽陽陳文帝聽徐陵啓瘞之八公山側皆仇敵攻戰死為之葬之實事獨黄帝以三塚葬蚩尤乃戮之萬世也後唐莊宗欲發朱温墓焚其尸惑於張全義之言而止論世者以為憾

子突者何貴也

陳止齋曰自伐鄭以來王師不書其書救衛何救衛無功也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是故子突貴者也而繫諸人人子突所以微王室也救不書救而無功然後書突於是伐衛以立朔也以王子將而救衛救衛而克則是天子猶足廢置諸侯矣天子猶得廢置諸侯春秋可以無作而朔終於自立故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

犯命也

繻葛之戰鄭以一國而敗天子所帥三國之師子突之救五國連兵以改置天子所廢建之諸侯自是王朝命討絶不復行而執滑使伐潁疆敗貿戎之師相繼而起矣

此衛寶也

左傳作衛俘胡氏曰商書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寶亦可謂之俘呂圭叔曰說文保字從𤓽省文作保古字通用寶或作𠈃𠈃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

又

張西銘春秋列國論曰衛朔入國齊人歸魯衛俘俘者寶也魯齊陳鄭之立華督也以郜大鼎故魯齊宋陳蔡之納衛侯朔也以寶故晉平公以十一國會夸儀而與崔杼成也以宗器故諸侯之獎亂未有不爭賂者也厥後晉武公之立也亦以寶器賂周釐王此無衣之詩所為作也宜周之號令不行於天下矣

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王充說日篇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烏烏如爵泰山高遠物之大小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其實非直鶴烏之比也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狀遠失其實天之星霣至地人不知其為星也何則霣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霣如在天時非星也則氣為之也

又

王闢之澠水燕談建隆中南都一夕星隕如雨點或大或小光彩爛然未至地而滅景祐初忻州夜中星隕極多明日視之皆石聞今忻民猶有蓄之者乃知公羊傳以雨星不及而復其說得之左氏以如雨而言與雨偕非也

出曰祠兵

治兵之祭如禡牙祭馬祖之類孔仲達引甲午祠兵以注曲禮外事以剛日外事郊外之事治兵與田獵皆是

吉日惟戊既伯既禱獵祭亦用剛日也

還者何善辭也

李迂仲曰古者出師不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時用兵多矣未有書師還者獨於莊公八年書之以見逾時不返也然采薇之役逾年而歸東山之師三年而至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無怨懟之心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納者猶不能納也

家則堂曰納字之例有三有書伐而納者此是也有書納而不書伐者晉人納捷菑於邾不克納是也有書師而納者趙鞅納蒯聵是也是皆以兵而納納之正否經之襃貶不繫乎一納字要當觀其所以納入字亦然有以内援入者有以外援入者有當入而入者有不當入而入者有以篡而入者襃貶亦不專繫于一入字許叔入于許入之善者也小白之入陽生之入突之入入雖同而所以貶者則異

曷為以國氏當國也

王蘀曰以經文考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羈繫曹而赤不繫曹則嫡庶之辨也捷菑不繫邾而書弗克納則長幼之辨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曹羈之例也糾不稱子而稱納則捷菑之例也以經别傳之真偽足見小白當立而公穀杜氏皆以為子糾當立者不可信矣愚按穀梁紀履緰傳有國氏之說范注謂當國以國氏貴賤不嫌同辭與此互考

不與公復讎也

復讎當於襄公之世既與之狩於禚矣又納衛寳矣又同圍郕矣襄弒而伐齊以納糾是定君也非復讎也小白先入而遂送子糾以固桓位魯之無意於讎齊也明甚魯果讎齊君子當以伐喪責之而顧以不與復讎嗤之豈筆削之公乎

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

糾小白之長幼左傳無明文穀梁言小白不讓子糾似

乎糾為長獨公羊昌言正詞明糾之為貴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為兄而荀卿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出於薄昭之前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夫子答子路子貢之問謂管仲不死子糾無害於義則桓公子糾之少長微可識矣

荆者何州名也

楚之見經自此始史伯對鄭桓公惟荆實有昭德魯頌荆舒是懲上國之稱之曰荆猶之於越入吳始見於經

不即稱越至於禹貢之荆州楚之封域實繫焉而不得以名其國吳越皆揚州未嘗以揚名之且太伯仲雍所居亦曰荆蠻更將與楚爭名荆乎穀又以為鄭在冀州何冀州之足以貴鄭而荆州之獨足以賤楚也至謂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氏如潞氏甲氏人如曹人邾人名如介葛盧字如邾儀父子如楚子吳子内外貴賤漸次而升其得自師承以授經誠後學之所取則爾

蔡侯獻舞何以名

左傳蔡哀侯見息嬀弗賓以致息侯之怒而有此師也後楚聞息嬀之美徑滅息蓋兩國交受其害而息禍為大其釁皆獻舞之所名名以絶之春秋之意深矣周旦齡曰僖公時陳與蔡凡三會陳在蔡上楚合諸侯蔡與陳凡六會蔡在陳上桓公以三恪之裔有意進陳愚按名陵之師脅先侵蔡而後伐楚蔡自莘之後長為楚役至襄五年晉悼復霸而欲棄陳范宣子曰有陳非我事

也無之而後可陳蔡雖均受楚患終于見滅而蔡德之不逮陳不一而足於此萌其始焉

其國亡矣徒歸於叔爾也

注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為叔來歸不書書歸鄫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胡氏傳曰紀侯卒叔姬至此然後歸以宗廟在鄫歸奉其祀也魯人高其節恩禮有加焉其歸於鄫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

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嫁之不可曰曾氏全盛之時尚欲保親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之者為感動其聞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

宋世家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曰始吾敬若今若魯鹵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於蒙澤

又

唐韋后與武三思雙陸中宗居旁為之點籌豈知百世

而上已有宋閔公先之乎身遭弑害前後一轍漢桓帝引鄧萬對博奚延引此以為諫荒主媟臣事多符合如是

又

唐肅宗在彭原廨舍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以為言令刻乾樹子不使有聲

桓之盟不日

章如愚曰公穀以桓盟不書日謂齊桓公信著於諸侯

考之於經殊不盡然春秋書内事或係日或係月或係時係日如書卒葬嫁娶係月如書烝嘗雩望係時如書蒐狩土功皆是外事葬從赴告而已赴以日則書日不赴則不書桓公方霸之際亦有書日者既卒之後復有不書日者桓霸之書日莊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九年葵丘之盟是也既卒之後不書日僖二十八年温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文二年垂隴之盟不可勝數

曹子手劍而從之

史記刺客傳據此與左傳互異觀仲連遺燕將書亦稱之戰國去春秋未遠所傳想未盡訛也内傳作曹劌史記作曹沫吕氏春秋作曹翽

又

董漢策曰曹子非劍客也憤魯之削手劍以從有俠士之風焉史遷收入刺客傳中為荆軻映發耳軻盖學曹子而誤焉者也秦政非齊桓豈可刼乎故曰惜哉其不

講于刺劍之術也

願請汶陽之田

愚菴集說曰外傳載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反諸侯之侵地乃桓公定霸本謀則知無曹沫刼盟之事矣

桓公之信著乎天下

齊桓公方為盟主以匹夫之刼而遽反其侵地天下諸侯誰不欲為曹子之所為者且要盟無信神弗臨也使

去壇歸幕赫然伐鼓厲兵即以刼盟為魯罪誰能禦之眉山論鄧三甥請殺楚子愈速其亡曹沫之刼桓公亦猶是耳不知魯者非桓公之所欲勝也自齊襄殺魯桓制莊公於未成童之日神人怨讟桓公嗣立戰乾時殺生竇又適當爭國之日白刃交胸不救流矢勢不自由桓公管仲而不圖霸求合諸侯則已桓公欲得諸侯施德不於魯始而誰加之其返侵地也非屈于一劍之匹夫也屈於數世之婚姻屈於諸姬之宗國也晉文公

用狐偃先軫譎而不正侵曹伐衛氣象迥分矣

又

陳絳曰此一事也魯以刼得地齊以信示人魯之得為失齊之與為取異哉沬之為魯也兩君好會玉帛之贄交相入也尊罍之懽交相舉也一夫挾其區區螳螂突叱咄而來以禮舉而阻之以兵以義合而邀之以利盟而詛諸鬼神口之丹猶濡也而叛之矣周公之魯何如者而忽焉喪之復戰敗之地尺寸也顧喪其所以為

魯豈尋丈之間已哉桓公嘗伐山戎燕之君送之出境涉齊地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寡人不可使燕失禮割所至之地以與之桓公方求諸侯即已之地不愛而況魯有耶於是魯之辱不止於三敗而齊固已萬勝乎天下矣甚矣沫之罪可誅也

同盟者同欲也

吕圭叔曰經書盟者一百十二而同盟十有六齊桓之盟惟再盟於幽皆書同葵丘牡丘則不書同晉文

踐土翟泉不書同至趙盾新城之盟而後書同蓋幽之盟在荆入蔡伐鄭之後諸侯同懼之倚桓以為重若葵丘踐土之盟則桓文之盛也主是盟者出於桓文之意故不書同晉文卒而楚益強新城之盟同於懼楚自是而後中國之霸業日以不振諸侯之相與同盟者皆倚晉以為重凡皆諸侯之所同欲也說者以為必嘗有異而後書同如昕云鄭成齊服之類然兩會於鄄亦服異也何以不書同耶或謂殷見曰同蓋天子之禮而齊桓

竊之然新城之盟趙盾實主之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禮當不至是也故曰同盟者同欲也

多麋何以書記異也

劉向以為麋青色屬青祥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時莊公將娶齊之淫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淫而迷國不悟卒取之幾亡社稷

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

戴埴曰媵送昏之名按古史湯婚有莘以伊尹為媵春

秋載公子結媵陳女於鄄晉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於吴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井伯析歸父皆甞為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為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耳然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詞書人不書女當時魯為弱國猶不屑以女媵齊晉齊晉大國肯以女為魯從妾乎楚辭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注送也爾雅媵將送也注將行之送也俱不指為妾可以

決千古之疑矣

諸侯不再娶

劉原父曰假令諸侯之正妃卒則右媵攝事右媵復卒則左媵攝事而左媵復卒豈可以宗廟社稷與娣姪共之哉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宗廟不輕於接人國君不輕於宗子宗子猶不以妾為婦國君何得以妾為婦哉則諸侯自合再娶再娶者不備三歸可矣昔武王崩成王年十二若不再娶安從生太子苟令武王三十而

娶其后亦二十而嫁比武王之崩后亦八十三矣計生成王時不減七十此非人世所有也成王又自有母弟事皆驗著非一娶明矣

大夫無遂事

蘇東坡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公子結媵陳傳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傳曰公不得為政也其遂事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

謟之罪而當時名臣皆引此為據若汲黯開倉賑饑陳湯發兵誅郅支專之可也

肆大省何以書譏

則堂曰眚災肆赦盛世之美事然亦赦其罪之可赦者耳後世有肆大眚者焉則舉天下之人與之蕩滌垢瑕大布維新之治非古者眚災宥罪之意然在後世有不得不然者矣古之為治也刑以輔教不主於殺至周衰羣后放肆殺人族人皆出乎典章之外降而秦漢之世

專用重典以毒天下雖欲不赦其可得乎論者每援孔明大德小惠之語謂赦為不然吁使當盛明之世刑罰無頗何以赦為惟亂世多淫刑不得不赦此救弊仁民之要務亦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也

譏始忌省也

桓公於文姜絶不為親故不與其念母文中子元經於晉惠帝二年賈庶人弑楊太后之下書大赦逆黨薛收傳引此謂文姜負弑桓之惡仲尼書肆大眚於葬文姜

之前以子道掩母之惡賈氏直自赦其黨君子不與也特赦逆黨古今有寬逆惡而肆青於此一事見之

公一陳佗也

莊公外淫之說獨傳於公羊事甚曖昧按文公逆婦於齊穀梁曰親迎而稱婦何其速婦之也夫既已親迎猶有留車反馬之儀委曲遲徊不容速婦而况納幣問名嘉禮伊始宮闈嚴密雖有懷春之誘其道無由左傳於觀社之文曹劌諫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大

約莊公惑鄭詹之言艷心美色皇皇求之不憚煩致夫人不僂約而後入禍水由來實貽後患云爾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　赤者蓋郭公也

經文曹羈出奔陳赤歸於曹之書左氏無傳公羊之文如此曹與郭二國各自為義上下不相蒙穀梁曹羈無傳赤為郭公之名亦同公羊獨杜元凱以赤為曹僖公連而附之其郭公則獨自為書正義又引賈逵以為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說之不

同如此按公穀皆子夏門人去春秋未遠古義宜可遵

又

潛夫論務本篇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施聚必有闕按曹羈之名見於春秋左穀皆無傳獨公羊有之與潛夫論所載毫不相涉曹之大夫又有僖負羈則又非曹羈節信先生篤學博聞東漢去古未遠必別有所徵引或非春秋之曹羈耶志以備考

曹無赤者蓋郭公也

左傳者春秋之實録也公與穀並立而為三傳其同者十之三異者十之二左之傳而公穀之闕者不啻十之四間亦有左之闕而公穀之傳者亦厪厪居其一夫既左之闕而公穀之傳其取信無疑矣曹羈出奔陳赤歸於曹莊二十四年之經也曹殺其大夫二十六年之經也左氏皆無傳公穀幸有之公羊曰曹羈者何曹大夫也諫而出奔者也曹殺其大夫何以不名為羈諱也既出奔矣何以見殺則宫之奇復死於虞舟之僑復死於

號乎杜氏以左氏無傳而注于左氏之經曰羈與赤皆
公子也羈出而赤入也斯言也微特元凱意之後學之
讀春秋者亦意之有公羊氏之傳則妄意之者皆不敢
矣獨公羊氏於赤之歸曹不係於羈赤之下而曰曹無
赤者蓋郭公也郭公夏五古來儒者所謂闕文也闕文
之郭公而加以赤之名郭公之文於是乎非闕矣曹方
有戎難羈之為大夫者且出奔陳而郭之有赤旋往入
之豈危邦不入之義乎然赤終無考徒曰曹無赤者亦

意之云耳以闕文之郭公而被之以赤之名恐始出奔

而後見殺之大夫亦一可疑之闕文而已矣惜乎不得

一實録之左傳而與證經也

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新序齊桓公遊于野見亡國故城問於野人曰是為何

墟對曰是為郭公之墟公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

惡惡也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何故亡對曰善善

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

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

按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杜注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孔疏若據公羊以為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智之文此蓋公羊之妄桓以成人而弒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才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是杜名其異母之意也氏曰孟氏

傳文實然而經稱仲孫杜無明釋蓋慶父雖為庶長而以仲為字其後子孫以字為氏是以經書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傳稱孟孫劉炫云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言已少次莊公為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為伯而自稱仲細讀此疏則子般被弒之禍根瞭然而一家孟仲兩稱之故亦明矣

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

按公羊子止論越境逆女之非而未及內外君臣尊卑

之辨莒慶高固愚於穀梁兩傳一釋之而一責之矣若屢屢越境之説儀禮竟有相待之體昏禮篇曰若異邦則贈丈夫者送以束錦賈公彦疏即引公羊傳文為釋蓋外交則宜罪而外娶則猶有可通也

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

注伐者為客伐人者為客也伐者為主見伐者為主也

按傳文中闕一字如此解已自明晰不必又添短言之長言之故滋緐筆

冬築微

左作郿公羊獨作微京相璠曰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杜預曰微子冢在焉爾雅水草交曰湄通谷者微微之與湄所以互名也折諸論傳以經文為題疏釋事理不得不然也因録孔子生特起此例

蓋以操之為已蹙矣

東漢顯宗時羌燒何豪將其衆來依近縣種人有犯法者臨羌長誅其種六七人帝憐之下詔曰昔桓公伐戎

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今國家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章懷注引公羊何休氏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殺之惡不仁也

俄而牙弒械成

邱維屏曰立後自有定典公疾何為問後是莊公知有慶父之逼季友對以死奉般亦素知有爭奪之釁故也而叔牙果有慶父材一語則爭奪之禍已發矣公羊所謂牙之弒械成也季友立酖叔牙手段最是斬截孰謂

慶父材一語非大惡不可誅乎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陳公子招殺世子偃師傳與此例同秦二世聞陳勝兵起召問博士諸生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後漢明帝時廣陵王荆有罪樊儵具獄請誅皆引此例唐宦官王守澄遣人誣告宰相宋申錫與漳王謀反文宗召問羣臣竇易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以為不然

又

宋史丁謂傳貶李迪于衡州宋綬知制誥草謫詞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及謂貶綬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路寢者何正寢也

魯諸君歿於路寢者三歿於小寢臺下楚宮髙寢者四路寢為正寢乃人君聽政之地當疾革而居於路寢所

謂以齊終者也成王將終洮頮水被冕服憑玉几此人君歿於正寢之事

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

白虎通父歿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小子者何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踰年即位所以繫臣民之心漢儒遵公羊孟堅此論則專釋此義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傳稱子糾何貴也宜為君者也文十有八年子卒襄三十一年子

野卒經之書子皆同此義

閔公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

此齊臣仲孫湫桓公使來省難者而公穀皆以為慶父

夫閔公之立慶父立之也既立之而又弑之稔惡不容

乃奔莒而為季友所誅若閔之元年慶父方擱然執政

曷嘗奔亡而煩來復乎别子為宗之法公子之孫始得

以祖之字為氏故慶父之孫獻子始稱仲孫蔑叔牙之

孫莊叔始稱叔孫得臣慶父之身而遽以仲孫稱之誰為錫氏乎至謂係之齊以外之尤支離無足辯

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

王方麓曰衛州吁弒君而石碏大義滅親文姜與弒桓公而國人絕不為親禮也孰謂慶父弒二君而猶可以親親待之乎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以論鄭莊公之于叔段可也季子行之於慶父乃怠緩縱賊大亂之道也

何以不名喜之也

王葆曰魯之危而復安者內則季子外則高子春秋內外大夫之美者莫過於二子故經皆以子稱夫季友為莊公母弟宗社安危義同休戚在王朝則厲王流彘有共和周召二公在列國則楚有子西子期衛有子展子鮮皆堪頡頏至於鄰國外臣實能以卹災救患為心不乘人之危以自利蓋二百四十年未之前聞下逮漢晉一統與分國皆無取乎此義故齊桓公之存三亡國為不世出之賢君高子之能成其君之美為不世出之賢

臣公羊此文咏歎淫泆誦之有餘慕焉天生李晟以為社稷唐德宗所稱賢者之有關於國若此

自鹿門至於争門者是也

魯國之門之可考者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此東門也左傳公子偃請擊宋師弗許自雩門竊出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雩門注以為魯南門也僖十二年新作南門書不時也杜注本名稷門僖公蓋高大之又名高門圉人犖能投蓋於稷門雩門稷門兩南門

矣吳伐魯請成子服景伯負載造於萊門注不詳其何門惟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即此鹿門杜注云魯南城東門今考闕里志東三門曰始明門曰建春門曰鹿門南三門曰章門曰稷門曰雩門西三門曰歸德門曰史門曰麥門北二門曰龍門曰圭門北之東洙水在焉故不置門公羊之吏門意當為史門春秋史記作於魯以史名門為近理志言孔廟西南二百步其門曰歸德四方學者慕聖人之德而至多入此門故以名之其地即

先聖舊宅也爭門無聞有公羊以為典故後世亦不取

焉爭之名不雅馴頗疑其有誤

公羊折諸卷二